◇铭心一刻

仙桃

[靖江]庞余亮

很小的时候,我就知道了,村上的老人都跟郑板桥很熟。他们说起几百岁的郑板桥,就像说起自家亲戚一样。

他们说郑板桥画的竹子比真的还像,能听到竹叶在画纸上飒飒响。他们很赞同郑板桥说的糊涂比清醒还好。

糊涂真的比清醒还好吗?

对于我的插话,他们很不耐烦,直接把我赶到一边去了。

被赶到一边的我还是能够竖着耳朵偷听他们吹牛的。

有次,大老板要为母亲祝寿,就去请郑板桥写点什么,但他又比较吝啬,舍不得给更多的银子。

郑板桥看到了银子,立即提笔写下:

堂上老太不是人。

大家都惊呆了,大老板赶紧又递上银子。

郑板桥很镇定,立即续写第二句:

九天仙女下凡尘。

正在大老板很得意的时候,郑板桥又写下第三句:

生的儿女皆是贼。

大老板吓呆了,来祝寿的人也吓呆了,谁知道郑板桥不慌不忙,写下第四句:

偷来仙桃献母亲。

我喜欢这个故事,最喜欢这句:偷来仙桃献母亲。

我们那里是古老的湿地,湿地的土属于黏质土壤,下雨的时候,黏质土壤变成了一片泥泞,简直比502胶水还黏,常常有脚拔出来了,鞋子却黏在泥泞的事。等到土壤干了,那黏质土壤会变得特别坚硬,像钢似铁,光脚走路,常常会碰得鲜血淋漓。

后来,我写诗了,我还把这种黏质土壤美化了一下——这是爱与恨都那么决绝的土壤。

爱与恨都那么决绝的湿地里最适合长芦苇,并不适合长桃树的。

14岁那年,我已去县城的北郊上学了。

我们学校边是一个非常臭的骨胶厂。骨胶厂与我们学校之间是一条臭水河。我很不喜欢那奇怪的臭味,但为了求学,必须忍着。

那一天学校放月假,我背着一只黄帆布书包,走到汽车站前面,恰好就发现了有人卖桃子,是兴化南边果园场的桃子。

我就想起了郑板桥的那首诗,我的口袋里恰巧有这个星期积攒下来的一毛钱。

一毛钱可买五只桃子。

桃子一半嫩绿,一半鲜红,就像仙桃一样。

我把这五只仙桃一一安放在黄帆布书包里。

我们村没有通汽车,只有每天一班的帮船。我得沿着车站门口的水泥马路继续向前走,老家的帮船,就停在西门粮库水码头边。

走过了兴化第二招待所,又过了一座高高的水泥桥,可以看到水边那些拥挤在一起的帮船了。我努力向着吃水线由于返乡的人不断加入而渐渐下沉的帮船跑过去。

帆布书包随着我的奔跑,也激动得像装了发动机一样快速地鞭打我。

当我到了帮船边,摸了摸书包,蒙了:桃子没有了,一只也没有了。

书包里面只有卷了角的书本。仙桃没有了,两只扣带的帆布书包,没能替我看得住五只仙桃!

回到家里,我一直没有说话,母亲很担心,她以为我被城里的先生批评了呢。母亲说,先生骂你是为你好呢,就怕先生不骂你不管你呢。

我想告诉母亲,先生没有骂我,先生下午还刚刚表扬了我,但我说不出来,因为我的仙桃丢了啊。

母亲说不要紧的,就好比她吃过了。

但是,哪里有这样的“好比”呢,怎么能这样“好比”呢?

我写过很多有关母亲的文字。每次写完有关母亲的文字,我总是要难受好几天,最难受的一次是写《小糊涂》中的《哑巴棉桃》,写完我几乎一个星期没有恢复过来。

难受的根子还是心酸,无法诉说的心酸,现在的日子好过了,而母亲不在了,没有吃过一只仙桃的母亲不在了。

◇生活空间

北寺塔的柿子树

[苏州]陆沁文

2023年深秋,我陪同大病初愈的母亲出门散心。行至北寺塔附近时,母亲兴奋地指向远处:“快看,那是网红柿子树,我已经在网上刷到过许多照片了。”只见粉墙黛瓦之上,一枝缀满橙红色圆果的枝桠蹿出高墙,像极了挂满铃铛的小鹿角,在蓝天下格外惹眼。

身旁举着相机的女孩儿同我们闲聊说,网上有依照北寺塔柿子树为原型制作的非遗金箔手工画。为了留住美景,她也制作了一个。说罢,她翻出手机里画作的照片给我们瞧,只见金箔画闪着灿灿金光,鎏金质感的柿子树栩栩如生。母亲凑近屏幕看了好一会儿,连说:“事事如意,这个好。”我读懂了母亲的心思,便也从网上购买了一份DIY手工包。

柿子树画面勾勒完成,吸附金箔的白胶也涂好后,就要盖上金箔纸了。这是最需谨慎的一步,金箔纸薄如蝉翼,稍不小心就会粘成一团。母亲用小镊子轻轻夹起金箔纸,紧盯画板。此时秋风萧瑟,金箔纸总是颤动着,好长时间没法调整到最佳位置。我赶紧去把窗户关好。母亲屏息凝神,右手夹紧镊子悬在画板上方,左手按住板边,等那口气稳住了,才缓缓落下金箔纸,准确无误地粘上了画板。

等到四片金箔纸盖满整幅画,母亲小心按压金箔纸,延展摊平。静待几分钟后,她拿起大刷子在画板上扫荡,一时间,金箔的碎屑落了满茶几。一幅金灿灿的“柿柿如意”图就诞生了,除了“如意”二字稍有瑕疵,别的和样品几乎不差。

母亲感叹道:“不过我还是觉得,北寺塔那棵橙红的柿子树更美。”在她心里,再精美的工艺品,终究比不过生机勃勃的自然美景带来的鲜活感。

不料第二年秋天,台风“贝碧嘉”呼啸而来,北寺塔柿子树的主干被台风刮断了。又过了一年,树上虽结出了柿子,但果子稀稀拉拉、小而青涩,已无往日荣光。

“还好,它遭遇了大风浪,终究还是活下来了。”母亲每年都去与那棵柿子树见面,她举头凝望,似乎饱含着对自身命运的期许,“要是这棵柿子树能慢慢恢复过来,我也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康复。”

今年,北寺塔的墙头,满树柿子终于如期待中那般红透了。母亲仰望这棵劫后余生的柿子树,眼神里有孩童般的雀跃,是的,人生,如同这棵柿子树一样历经风雨,如今的满树硕果才显得如此珍贵。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